



# 那条河，流在记忆里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天胜

两头牛见我过来，抬起头，嘴朝向我，眼睛也盯着我，尾巴温顺地垂下。那样子，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那时，它们被拴在河边。牛绳丈余长，它可在这丈余的半径内吃草。河边的草非常茂盛，根本吃不完。

我和它们打招呼。它们似懂非懂，“哞哞”两声，算作回应，然后继续吃草。

那条河不肥也不瘦，滋润得青草绿油油的。

## 1

那条河，流在老家的土地上，流在我的记忆里。

老家的门前有条河，由上游的两条河汇聚而成。两条河一大一小，在离我家不到100米处汇成一条，形成一个向左倒的Y字，经过门前。

两条河叫大河、小河。母亲曾说，我和哥哥的乳名就是依它而取，大毛和小毛。从小，我就觉得两条河很亲，一度以为我是小河的化身。

那条河伴随我成长。我喝过它的水，在它的沙滩上玩耍过，在它的树林里嬉戏过。我在那里找寻过无数的欢乐，也在河边挨了母亲的骂和父亲的揍。那条河仿佛成了我身上的血管，河水是我的血液，须臾不可离。

即便我离开故乡的那些年，那条河一直流淌，在母亲的书信中，在我的睡梦里。它又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牵绊着我远行的脚步。

无论我走多远、走多久，都会想起它。我不是来踏青的，却和春天有了相拥。

妻子和我顺着河边走，找寻过往的记忆。大河上游有一座桥，连接两岸。桥边原有一家人，和我家相邻。每次出行，都要从他家门前经过，相互问候，互相帮忙。妻子第一次来我家，也是走的这座桥。所以，她印象深刻。

而今，桥还在，水潺潺，麻柳树新叶嫩绿，小草泛青，而房没了。桥旁的边角地，种满了油菜，正开得隆重而热烈，不亚于我娶妻时的热闹氛围。

附近的工厂峻峻地看着我，看着我这个陌生人。现在，它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，我倒成了客人。

有客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虽不是从远方来，却也是客呀，它为啥要冷峻地看着我。它肯定不认识我，以为我是个过客，片刻即走。

我却在桥上流连，在河边踟躕，试图与厂房作深度沟通。

你们才是客，这是我的老家。

## 2

母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嫁在农村，最后也留在农村的土地上。

其实，母亲是不爱农村的。农村累、农村苦、农村穷，母亲一样没缺过。

母亲学过文化，却没跳出农门。但她的思想却有了先进性，年轻时入了党，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，在村里和周边有很高的知名度。特别是她的口才，令人佩服。

母亲最渴望的就是做城里人，即便自己的理想没实现，也想让孩子们实现。殊不知，那时跳出农门比登天还难。

随着改革开放，城里发展越来越快，母亲的致富愿望也与日俱增。一些人将眼光盯在河里，把河里的沙子捞出来卖钱，后来是卖河边的沙地。

最初，母亲坚守着门前那片沙地，紧盯着捞沙人的一举一动，生怕他们掠夺了我家的利益。或许是架不住捞沙人的死缠烂打，或许是顾及挨邻搭界的情面，母亲终于同意他们在自家沙地边捞沙。

一开始是捞，接下来是挖，到最后是用船吸。待母亲醒悟过来时，门前的沙地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豁口。

河道已经改过，更深、更宽、更直，即便是遇上暴雨，也再难涨满河水，甚至淹桥了。

记忆中，那条河在夏季总要发大水。每次发大水，大河小河连成一片，不分彼此。大水过后，河岸垮塌，一片狼藉。父亲种的瓜果蔬菜冲得所剩无几，甚至连稻田的秧苗也冲得歪七倒八。遇上更大的洪水，还要灌到家里来，桌子板凳浮在屋里乱漂。

有一年，暴雨下了几天几夜，上游的洪水汹涌而至，到傍晚时分，已漫过堂屋。半夜时分，雨仍在下，父亲提醒我们不要睡着了。我们惊恐地躲在楼上，不时听到附近“轰隆”的声音。父亲说，准是谁家的土坯房倒了。

洪水漫上来时，土坯房哪里经得起浸泡，遇水成泥，纷纷像醉酒的汉子，倒成了一滩烂泥。

母亲怕我们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垮，叫我们到后面较高的田坎上躲避。老家是平坝，根本找不到高地，相对较高处只有那些坟头。那时，洪水已经漫过我们的膝盖。黑暗中，辨不清谁是谁家的坟头。我们顾不上害怕，爬上坟头，心中不断祈祷家里房子别塌了，东西别被洪水冲走。

母亲说，这得益于父亲盖新房时，地脚石下得牢，更得益于门前沙地上的那些树，缓解了洪水的冲力。

父亲还是壮小伙时，那条河曾在我家祖屋的地坝边经过。每年发洪水，地坝边的堡坎要垮几米。

一次又发大水，父亲背上一把锄头，从门前游到大河小河的交汇处，刨开对岸的沙地，急流从沙地上的豁口冲过，越冲越宽。洪水消退后，河流从此改道，绕开地坝边。

经年累月后，祖屋前的堡坎下形成了一片冲积沙滩，越积越厚，越淤越宽。母亲把这片沙滩改良为沙地，种菜、种树，培植园林。

或许角度不同，我们站在这边的河岸上有了新的发现。

所站之处，正是老家的对岸，也是我小时经常在堂屋前，在地坝边最先看到的世界。

老家的位置，如今已是一家纸箱厂。厂里机器轰鸣，工人们忙忙碌碌，几辆大货车有的在卸货，有的在装箱。

生产队的其它位置，都建起了厂房，连周围的几个队也不例外。公路修得笔直，平通四方。以往看起来很远的山麓，而今就在眼前。

纸箱厂修了高高的围墙，围墙外是便道，便道连着茂密的麻柳树林，再往前，是河。那片茂盛的草地，就在树林与河床间的空地上。

其实，空地也是河床的一部分，只是那时河水偏瘦，河床露了出来，逐渐长成了草地。

也就在那时，我看见了那两头牛，它们也看见了我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沙地上好种树，特别是麻柳，沾土就活。麻柳长得快，没过几年，沙地上就郁郁葱葱了。有些长得快的，比碗口还粗，高过屋顶。还有杨槐，高大结实；也有干担树，长得笔直，在茂密的树林中拼命探出头，享受阳光。

树的品种很多，有些我叫不出名。父亲也叫不出名，说那是上游冲下来的种子长成的，或是鸟儿衔来留下的。渐渐地，沙地长成了树林，树林又成了鸟儿的天堂，最多的要数白鹤。每天清晨和傍晚，鸟儿们飞进飞出，像闹市。

沙地在拓宽，树林在成长，我们也在长大，父亲母亲却悄悄地变老。

从桥上走过，可看到小河。小河的两岸用透水砖铺出了一米宽的路，岸边堡坎已用钢筋、石块和水泥修整整齐。河床差不多是原来的两倍宽，河水清浅。那时节，雨量还不充沛，河床上到处可见工程剩下的石块。

妻子想过小河，又不想绕远路。看着不宽的河床，我决计搭一条简易的跳墩，或是找一处更窄的河面过河。

那些躺在河中的石块，被河水轻柔地抚摸，十分惬意，小声地哼着歌儿。那歌声，只能用心才能听见。

我搬起一块较大的石头，投向河中，准备搭出跳墩。石头砸破水面，激出一片水花。河底的泥沙受到惊吓，涌出一片混黄，又很快随河水流走。再搬，再投，我乐此不疲，仿佛回到儿时。

儿时，我们经常到河里摸鱼、捉虾，洗澡、跳水。那条河，就是我们的欢乐场。

正当我继续搭跳墩时，妻子发现了一处更窄的河面。我俩轻轻地踩过沙地，小心地踏上河中裸露的石头，跨过小河，来到对岸。

## 4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或许或许是时空不同，我站在那时的河岸看见了岁月过往。

老家的沙地后来被保存了下来，母亲说什么也不让那些人捞沙了，哪怕给再多的钱。她还让那些捞沙人将其它地方的淤泥吸过来，填上豁口。

但母亲终究没等到豁口完全补上，她却走了。

当我看到母亲时，她已躺在病床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能动弹。医生说，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引发栓塞，落下瘫痪。

我不相信医生所说，只愿母亲能早点好起来。其时，正好我转业待分配，服侍母亲有足够的时间。我成天守在母亲的病床前，期望奇迹出现。其间，母亲通过治疗能扶墙站立，但依然不能说话。她曾令我骄傲的口才，再没发挥出来。

噩运终究没能离开她。四个月后，也是我分配工作的第一天，母亲离开了我们。

那是近年底的时候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河水总是很轻很缓地流动，生怕惊扰了岸边的人家。母亲的离去，也像冬日流走的河水，很轻很缓，在我们的感知中悄悄溜走，在我们的眼皮下慢慢消逝，在我们的意识中渐行渐远。

整个过程，十分平静。

## 5

母亲的墓地选在父亲的菜地里，也就是老家的旁边，离那条河不到100米。

父亲每天种菜，都会看到母亲的坟墓。相信，母亲也能看到父亲。尤其是那条河，日日夜夜地流过，永远地陪伴着她。

六年后，老家拆迁，全队的人洗脚离田，终于做了城里人。

拆迁后的老家修了宽阔的大道，建了宽敞的厂房，连原来那条弯弯曲曲的河流也拉直了，拓宽了。

纸箱厂建在了老家和母亲坟墓的位置。母亲的坟最终没迁走。我们太理解她了，住了一辈子的农村好不容易建了厂房，她肯定舍不得搬走。在这里，她会找到城里人的感觉。

看着一车车泥土倒进父亲的菜地，我们放心了。菜地地势较低，泥土垫高了海拔，也将母亲的坟墓深埋在地下，变得更隐秘，只有我们知道她的位置。

每次祭祀的时候，我们会来到纸箱厂外，隔着围墙给母亲烧纸。后来，怕惹祸，烧纸的地点逐渐退至河边，心中的位置却一点没变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我带着妻子，来到河边，点燃纸烛，心中默念母亲。

清明吊在麻柳的枝丫上随风轻舞，河边草地绿油油的，河水轻柔地流过，小声地哼着歌儿。

那两头牛又抬起头，“哞哞”两声，仿佛在跟我们说，这里草肥水美，好着呢。



小时候，大人让我们猜：“青木关有座桥，桥头看不到桥尾，是什么桥？”我们怎么也猜不出来。后来年岁稍大才知，这桥便是横跨青木关老街与新街溪河上的驢公桥。

驢公桥是80多年前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出资捐建的。朱家骅字骝先，人称“驢公”，后将此桥命名驢公桥。这是一座石拱桥，长14.7米、宽4米、高3.3米，拱高达2.85米。所以，站在桥头看不到桥尾，便成了趣话。驢公桥的桥拱由24块楔形石材嵌砌而成，桥面用1米宽的石板铺就，两侧有条石砌成的栏杆。远远望去，此桥就像古风画中的古桥那般精美别致，令人赞叹。

驢公桥是青木关标志性建筑之一，土生土长的青木关人常去驢公桥，在石栏杆上坐坐，看清澈的泉水缓缓穿过桥洞，别有一番舒畅。外出多年的家乡人，回来探亲或聚会，也常去逛逛别离多年的老街，看看驢公桥，温暖乡愁。

有趣的是，桥旁有一股温泉，经年不息，流水潺潺，与之永久相伴。青木关地处缙云山脉褶皱盆地，温泉资源丰富，四溢成溪。驢公桥旁的温泉流量较大，溢出的泉水经千年冲刷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小水池，冬暖夏凉，成了天然洗衣场地，人们称为“温凼”。温凼泉水清澈见底，带着硫磺的气味，既杀菌又有保健效用。几年前，在离

# 青木关有一座桥 桥头看不到桥尾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承萍

桥200多米的王家湾河沟，又出现一股温泉水，温凼的泉水流量也由此增大许多。

每天早上，太阳还没醒来，洗衣的人们就早早背着衣物往温凼赶去。潺潺的流水声、洗衣的拍打声、溪流流淌的哗哗声，还有谈笑声混合在一起，奏成了悦耳动听的交响晨曲，唤醒梦乡的市民，迎来青木关新一天的朝晖。

白天，阳光撒在温凼和驢公桥上，洗衣的人们提着水桶、背着背篋，大家排着队，跟相识的街坊打着招呼，或坐在温凼

上面的条凳聊天，热闹非常。夏天三伏，烈日炎炎，温凼透凉的泉水与穿过驢公桥的泉水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处凉爽的环境，人们纷纷聚集于此，谈笑风生。如今，当地已把千年温凼改造成多个阶梯隔离式洗衣槽，增加了洗衣槽的数量。同时，又建造了长方凉亭，使之与温凼相依相伴，相映成趣。

造型独特的驢公桥，泉水潺潺的温凼，哗哗流淌的溪河，伴随两岸欣欣向荣的市井人家，成为青木关一道别致的景观。

造型独特的驢公桥，泉水潺潺的温凼，哗哗流淌的溪河，伴随两岸欣欣向荣的市井人家，成为青木关一道别致的景观。

造型独特的驢公桥，泉水潺潺的温凼，哗哗流淌的溪河，伴随两岸欣欣向荣的市井人家，成为青木关一道别致的景观。

